

[日] 木崎千秋 / 著
[日] 一色箱 / 绘
冯锦源 / 译

博多豚骨 拉面3

HAKATA
TONKOTSU
RAMENS



海外代购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博多豚骨 HAKATA TONKOTSU RAMEN 拉面3

[日] 木崎千秋 / 著

[日] 一色箱 / 绘

冯锦源 / 译



目录

· CONTENTS ·

INNING	开球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第五局
上半局	001	005	025	052	076	094
下半局		011	030	064	082	099

第六局	第七局	第八局	第九局	采访 比赛功臣	庆功会	后记
126	145	170	192	210	212	218
130	148	174	199			



开球

“我告诉委托人，报酬只收五百。是五百日元，不是五百万。”林宪明穿着鞋走进目标的房间，鄙夷地望着那个男人说道，“听明白了吗？你们这种渣滓的性命只值五百日元。”

对方听得莫名其妙，问道：“什么？咦，你是什么人？”

“杀手。”林宪明简短地答道，随即抽出惯用的匕首枪，动手干活。为了不让目标逃跑，他先弄伤了男人的脚后跟，对方惨叫一声后倒地不起。

“你们真是一群畜生，居然把女顾客关起来，轮流糟蹋人家。你们还拍下视频，威胁她要是报警就传到网上，是吗？”

受害的女大学生只是去餐馆吃饭，没想到被服务员合谋锁在店里，惨遭非人的蹂躏。

林宪明低头看着男人，啐了一口唾沫说道：“看到你们这种人渣，我就觉得恶心。”

受害人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但没有勇气报警。罪犯就算锒铛入狱，早晚也会回到社会。她害怕遭到报复，只能整日以泪洗面。

他们手里还有视频，说不定哪天又会要挟她再次就范。施暴的男人们就在附近逍遥法外，女孩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负担，甚至不敢

踏出家门。她的父亲为此心痛不已，忍无可忍，这才找来杀手。

“她的父亲哭着求我，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干掉你们这群人渣。”

林宪明对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感同身受，毕竟他的妹妹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于是，他通过中介联系委托人，一口答应了对方面，并表示每收拾一个人只要五百日元。

“你们要是能被警察逮住后判死刑多好。”林宪明把脸凑近瘫在地上的男人，“就算坐牢，几年后不是又出来了吗？你们这群病态的家伙到时还会故技重演，不如死在这里吧，也算是为社会除害了。”

男人看着眼前晃动的匕首，吓得面无血色，一个劲地摇头说道：“不要，求你放过我……”

痴人说梦。

“臭不要脸。女孩求饶的时候，你们停手了吗？”

男人听了，五官皱成一团，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林宪明看到那副丢人现眼的模样后，笑着说道：“一报还一报。”

作案的是店里三名兼职的服务员，眼前的男人负责拍视频。情报贩子告诉林宪明，视频文件就藏在他的家里。

“渣男，你把视频藏在哪里？”

林宪明从专业刑讯师那里学到本事，开始审问他，料想着让他开口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轻而易举。男人只是又被弄伤了一条腿，

便供出了文件的位置。

林宪明还不解恨，又对男人的指甲和肚皮下手……他用男人的摄像机录下这一切，交给了受害人的父亲。另外两个同伙也遭受了同样的惩罚。

虽然辛苦了一天才挣到一千五百日元，但林宪明心满意足。他脚步轻快地穿过日本铁路博多站的筑紫出口，走上回家的路。

十分钟后，他就看到杂居楼三楼窗户上那行“马场侦探事务所”的大字。

一开门，屋里便传来室友马场善治的声音：“小林，你回来啦。”优哉游哉的语气可不像在迎接一个刚刚解决了三个人的家伙，弄得林宪明哭笑不得。

林宪明进屋时没有搭理马场，只听对方说道：“回来了不打声招呼吗？学校里的老师没有教过你要懂礼貌吗？”

“没有。”

再说了，他压根就没有好好地上过学。

“昨晚你去哪里了？穿这么短的裙子，不会是在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玩通宵了吧？”

“好啰唆啊，你是我的老妈吗？”林宪明叹了一口气，“我不是去玩，是去工作了。”

马场拿着日本西部的地方报纸，上面有一篇题为“违法俱乐部曝光”的报道，也许那就是他提到的“见不得人的地方”吧。

博多豚骨拉面3

BARUTA TONKOTSU RAMEN

其他版面上的新闻尽是骇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博多湾出现遭毒害的死者，有组织犯罪的迹象”“福岡发生多起电话诈骗案”“购物网站泄露用户信息达百万条，临时工遭逮捕”等。林宪明自嘲地想这世上的坏事真多，不过身为一个杀手，他也没资格说三道四。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体育新闻。

“卡布雷拉选手在上个赛季打出六十五次本垒打，刷新了职业棒球的历史纪录，本赛季他的表现也毫不逊色。”播报员兴奋不已地说道，“昨晚他又奉献了两记本垒打，本季以六十五次的佳绩遥遥领先于两大联盟中的其他球员，和去年自己创下的纪录持平。”

电视里的解说员们也对那位选手赞不绝口。

“六十五次啊，好厉害。”马场感慨了一声，飞快地折好报纸，起身说道，“我不能输给他，现在就去击球中心。”

“你和人家较什么劲啊……”林宪明叹气道，心想他不就是一个业余球员吗？

马场匆忙准备停当，背起球棒袋开门说道：“我走了。”

林宪明朝他的背影大喊道：“对了，厕纸快用完了，回来时记得去买。”

“怎么连句‘路上小心’都没有？”马场发着牢骚，林宪明只当没听见。



第一局上半局

高一的新田巨也加入棒球名校的球队已经两个月了，逐渐厌倦了只能做体能训练和捡球的日子，也开始学会了偷懒。就在这时，他认识了猿渡俊助。

猿渡是一个古怪的家伙。每逢队里跑步，他都会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在跑道外圈拼命发力，试图甩开所有人。练习挥棒和进行体能训练时，他也会主动完成比别人多一倍的量。捡球时，他不仅捡得最多，甚至还会撞开其他高一新生，去抢走飞向他们的球。

新田觉得猿渡很奇怪，暗自嘲讽他明明可以换一种轻松的活法，又何苦如此卖命。可看着一往无前的猿渡，新田的心中莫名地感到焦躁。

他原以为猿渡是一个蠢货，那么认真努力只是为了引起教练的注意，然而根本没有人会在乎猿渡。

几天后他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猿渡不过是一个不服输的家伙罢了。

那天，高一新生终于被允许参加三局制的一、二年级内部对抗赛。队员们按照教练的指示各就各位。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为了考察

新生的实力，所以留给每个人击球和防守的次数并不多。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抓住为数不多的表现机会。

“下一个，新田，捕手。”新田被安排在第二场。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司职捕手。他应了一声后，立刻戴上护具。

“猿渡，”教练又朝站在队列边上的家伙喊道，“你上去投球。”

原来他是投手，真够巧的，新田没想到自己一上来就会和那个家伙组队。

对手先攻。

新田走到正在踩平投手丘的猿渡身边，和他商量投球的种类和手势。

“我只投直球。”

猿渡的语气听起来自信满满，仿佛在说“我不是不会，只是不想投别的球”。新田越发觉得奇怪，既然都会，他更应该趁机在教练的面前表现一番吧？可他不听劝，执意只投直球。

更让人吃惊的是，猿渡采用的是低肩投法。

两人进行投球练习时，新田发现他的直球很有力道，看起来比实际球速快。他先抬左腿，脚落地后身体前倾，然后甩动柔韧的胳膊，紧贴地面投球。这种潜水艇投法比较少见，投出的快球叫人难以把握击打时机。

随着第一个击球员就位，比赛开始了。

对手是高二的学长，而他们仅仅是一帮临时组队的新手，成天

捡球，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比赛结果可想而知。三垒手打出穿裆球，游击手传错位置，右外野手没能抓住界外球，失误可谓接二连三。投手猿渡更是坏球连连，一转眼的工夫就丢了六分。短短一局之内，新田不得不三次跑向投手丘。

新田原以为要打一个漫长的防守局，没想到猿渡的状态越来越好。他的控球渐渐稳定下来，也能发挥出平时的长处。到了第三局，他成功让对手连续三人三振出局。

不过，双方的实力差距毕竟悬殊，他们最终以一比九的巨大劣势落败，唯一的一分还是新田贡献的阳春本垒打。

下场时，新田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反正知道会输，也就没什么遗憾了。毕竟教练就是想给这群从各地名球队招来的目中无人的小子一个下马威，挫完锐气后，再让他们振作起来。因此，今后继续努力才是正道。

他的搭档却不这么想。

下一场比赛已经开始，完成任务的新田来到水池边洗脸，遇见了猿渡。

“混蛋！”猿渡大吼一声，以低肩投法将手套丢到墙上，全身上下透着抑制不住的懊恼，看来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家伙。

“你在干什么？”

听新田这么一问，猿渡猛地回过头来，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接着怒目而视，脸上因日晒和悔恨泛起红晕。

新田轻轻地伸手去拿地上的国产旧手套，它已经被汗水浸透，裹着一层白沙。

“要爱惜工具啊。”

新田读小学时，少年队教练的口头禅就是这一句。器材是身体的一部分，不好好爱惜的家伙没资格打球。他觉得教练说得对，把手套扔到墙上也太过分了。

新田捡起手套递给猿渡，说道：“别糟践它。”

“你算什么啊，”猿渡龇牙咧嘴说道，话里还带着口音，“怎么这么多管闲事？”

替他捡手套，连声谢谢都没有？新田不禁露出苦笑。

虽然对方的态度令人恼火，但新田还是打算安慰他几句，毕竟照顾投手的心情也是捕手的职责。

“输球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最近都没机会碰球，手感也变差了。你其实投得不错，可惜队友的防守一塌糊涂。”

“没办法？”猿渡的目光变得更凶狠，“你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难道我说错话了？新田百思不得其解。

猿渡气呼呼地说道：“没有什么比赛是没办法的，我将来要成为日本第一职业投手，怎么可以输给这帮高中生？”

原来这就是他执着于投直球的原因。如果不能只靠直球战胜一帮高中生，又何谈成为职业选手？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吧。

几乎所有人都梦想着能跻身职业选手的行列，但其中一部分人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办不到。新田也觉得，别说成为职业球员了，恐怕连打进甲子园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有些羡慕眼前这个大言不惭谈梦想的家伙。

“这次都怪我，没能让他们全部三振出局。”

新田被他这番自责的话吓了一跳。凭一己之力让所有人出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棒球是集体运动，这样的话，还要防守的人做什么？

猿渡的语气却不像在开玩笑。新田觉得他虽然很乱来，但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哈哈哈哈！”

新田捧腹大笑，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笨蛋。

“有什么好笑的？”猿渡火冒三丈。

“不，没什么好笑的，哈哈！”

“你是在瞧不起我吗？”

新田摆手否认道：“哪里哪里，我是觉得你很了不起。”

“什么？”

“你真是太棒了。”

新田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不过，有件事我得提醒你。”他用手擦着眼睛说道，“要是捕手抓不到球，就不会出现三振出局了。”

无论猿渡投的直球多快多狠，角度多刁钻，只要捕手抓不到，

博多豚骨拉面3

BARBIE THUNDER RAMEN

击球员就不会被判出局。少了能应付各种投球的捕手，三振出局只是空谈。

“你要相信队友啊，至少得信任自己的搭档。”

猿渡听了他的话后，不乐意地咂了咂舌，说道：“不用你啰唆。”

新田觉得他真的很有意思，琢磨着和他搭档的话，也许真的可以更上一层楼，进军甲子园，甚至……

这便是猿渡给他留下的印象。

“我说啊，小猴子。”

听他叫得这么亲热，猿渡皱眉问道：“这算是哪门子的绰号？”

新田指了指他的脸说道：“因为你总喜欢‘啧啧啧’地咂舌，吵死了。”

“你说什么？不许这么叫我。”

新田却不当回事，说道：“下次一定要赢啊，小猴子。”

对方瞥了他一眼，哼了一声。

第一局下半局

新田开着一辆日产蓝色轿车，疾驰在国道3号线上，直奔目的地而去。

副驾驶座上的人名叫猿渡，是新田的高中同学兼棒球队队友。虽然和过去相比，个子和头发都见长了，但他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的神情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高中时代，两人是投手和捕手的关系。几周前，他们以杀手和咨询师的身份再度合作。新田不禁唏嘘，命运可真会开玩笑。

此时，两人正在去见委托人的路上。某个组织对猿渡表露出兴趣，指定在福冈市中央区一座公园里见面，洽谈具体事宜。

“对客户千万要客气。”

为避免迟到，新田开车飞快，同时为猿渡说明了工作内容。可他的搭档反应冷淡，始终心不在焉。

“我说啊，小猴子。”新田踩下刹车，略微提高嗓门。

趁着等红灯的工夫，他转头看向猿渡问道：“你在听我说话吗？”

“没有。”眺望窗外的猿渡满不在乎地回应道。

“唉。”新田叹了一口气，看来又得从头说起了，“你还在惦记上次的比赛吧？”

猿渡没有回答，看来是被说中了心事。

他们俩加入了一支以北九州为据点的业余棒球队，位置和高中时代一样——新田当捕手，猿渡司职投手。

上周他们参加了福冈县的大赛，首轮对手是福冈市的博多豚骨拉面队。在僵持不下的防守战中，双方一直在比拼投手的实力。直到比赛临近尾声，平衡才终于被打破。第八局下半局，双方的比分是零比零。拉面队的第三棒击球员抢先从猿渡那里捞到一记阳春本垒打。猿渡当时使出浑身解数投了一记直球，却被对方奋力一挥打到看台上。

“我知道你不甘心，可最后咱们不是反败为胜了吗？”

然而，一场胜利似乎不足以鼓励眼前的男人。

“有什么用？”猿渡不屑地说道。

虽然后来他们总算凭借新田的本垒打赢了比赛，但猿渡一直耿耿于怀，闹别扭的程度也不同以往。要不是新田拦着，恐怕他又会不分敌我地大打出手了。

“你认识那个二垒手吗？”

猿渡似乎对拉面队那个叫马场善治的球员尤其执着，新田怀疑两人之间有什么过节，猿渡却矢口否认道：“没那回事。”

“随你吧。”

新田知道他在撒谎，却只是苦笑了一下，集中精力继续开车。

“啊！”车刚向右拐过一个路口，猿渡就突然喊道，“停一下！”

“啊，怎么了？”

“少废话，快停车！”

新田知道猿渡是一个一根筋的家伙，无奈之下只得把车停靠在路边。

“怎么突然急着停车？”

“那里有一家击球中心。”

几米开外有一家设有投球区的击球中心。

猿渡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说道：“我去投几球。”

“喂，你在说什么啊？”新田急忙拽住他的胳膊，“我们要去见客户，怎么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一个人去吧，回头转告我就行。”

“唉……”新田又叹了一口气。

猿渡依旧我行我素，多半听不进劝。

“你这么在乎那记本垒打吗？你怎么这么顽固？是和那个叫马场的家伙有过节吧？”

“我说了，没有！”猿渡气呼呼地答道，大概是被新田戳到了痛处。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既骗不了自己，也瞒不过别人的眼睛。

新田见他下了车，又提醒道：“别练得太凶伤到膝盖，身体可是杀手的本钱，要爱惜啊。”

“知道了。”猿渡不上心地回答道。